

2016/6/26 Why learn from a female instructor Traditional Chinese

为何向女教练习艺

我生的射击生涯非常幸运，对我传道授业的都是一流师资，例如 Jim O'Young。我从未跟女老师学过，对我来说这也不是问题，我要的是射击知识和技术上的进步，我不在乎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也很习惯上课时周遭是清一色的男性；一开始学射击时，两年的枪械安全课程都是男老师教的，上课的学生几乎全是男性，而在进阶课程中更是看不见女性的踪影。



不过，虽然阳性的枪械世界没有妨碍我向前，射击圈中缺乏女教练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若想看到女性参与的增多，这个问题便须加以解决。

周遭的人我们都认同时，往往我们最感到最自在。因此，女性初涉射击运动时由女教练来启蒙，她们有可能才能感到如鱼得水。

靶场有时对女性来说不是一个让她们感到自在的地方；虽然在靶场见到的女性已经越来越普遍，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要克服。

今年初，我在前往家附近的加州靶场练习前，中途在一家杂货店停下购物；为了

不希望我在店裡所买的绿色蔬菜在高温凋萎，我把青菜带到了靶场。在这个靶场射击的枪手和执星官都认识我，但是那一天的执星官是张生面孔，我以前从未见过。



我准备练习时，执星官坐在我旁边，他大概注意到我组合枪支设备的手法非常熟练，好奇我是否经常射击。我告诉他有一些。这时另一名老经验的射手听见我的回答，回头朝我看来，莞尔而笑。

执星官注意到我买的菜，问我：「你射击完了之后要回家喂兔子吗？」我说：「不是，要回家做饭。」他连忙解释说他只是开玩笑。

我射击了数十发之后，执星官又向我走来，只是这次对我说话的语气不同。他问我教不教学生；他想送给他太太标靶射击课程作为给太太的生日礼物，而一位女老师可能更能启发与开导他的妻子学会射击。我告诉他这方面他大概说对了，不过我不教课。我建议他到全国步枪协会（NRA）为女性所开设的特殊枪械射击训练班，因为全国步枪协会所的授课课程，女性学习如何安全操作枪械的选项越来越多。

之后，我又跟靶场安全官交谈，他表示，男人带太太或女友到靶场来教她们射击是常有的事，只是他注意到，启蒙师若是丈夫或男友，她们来一次就不会再来了。



听到这番言论，一开始我非常惊讶。指导她们射击的人既是深爱她们的人，她们岂会感到不自在？

然而，我后来回到现实：只有周遭都是我们认同的人，我们往往才最安心。一名女性射击新手跟一位经验丰富的男教练学习——即使射手是她们的心上人，都可能是一件叫人裹足不前或是望而生畏的事。

执星官问我我是不是要去喂兔子时，并不是我人生裡头一次听见这类的风凉话。我还是新手时，这类评语无所不在、无时无之。我射击生涯初期阶段，女人在靶场露脸不会被当成一回事。如今，靶场上的女射击手比二十多年前多，外界对女性射击的观感也变了，但是我仍不敢说改变的够快。

我还记得二〇一三年，一名年轻的女性告诉我她有志成为一名製枪的匠人。这是我头一次听见女性有此志向。她对我说她希望学会怎麼做枪，空气手枪所有的裡裡外外她都想学。

如今回想那段谈话，我非常欣赏她的言谈。我们的射击运动非常需要像她那样的女性；我们需要女性教练、需要女性製枪工匠。

相对于男性，女射手有不同的需要和需求，例如，女性的手掌通常较小，手指、手臂较短，手的力道也不是那麼强。我操作手枪时，必须针对自己的体型限制调整器材。如果深知女射手面临的挑战是什麼、能够让枪稳适的握在我们手上的造枪女师傅多些，岂不是太好？



女界的射击新手可能会感到自己不被造枪的师傅当回事、取得枪支很困难，我是一直到去年我才找着一位名造枪工匠愿意全力协助我。

我希望女界的射击新秀感觉她们可以找到好师傅，为她们迅速打造出针对她们需要的好枪；我希望他们可以找着让她们感觉如沐春风、如鱼得水的好教练，教会她们射击，帮助她们磨练技术。

令我惋叹的是，我没有当杰出教练的条件。我与外子在新加坡居住三个月期间我曾经在一处艺术学校教过美术三个月，那次经验让我觉悟到自己没有当老师的天赋，但是有人有此天赋，男性女性皆然。

若干女选手会发现她们所有的射击知识、技术和枪支修护都是跟男教练学来，若干则坚持女教练更能开启她们、从女性习技她们会更感轻松自在。有所选择，是天经地义的事。